

梦境

□ 赵沁芝



体检回来的那个晚上，我不可控制地跌入了一个又一个梦境。不，与其说是梦境，不如说是记忆漩涡。这些年，每当我感到压力、焦虑、不安时，曾经那些刺痛我的真实经历，就会如鬼魅般出现在我的梦境中，搅得我心神不宁，甚至泪流满面。

梦中，河边的廉租房内，传来孩子凄厉的哭声，女人脚下的步伐不觉又加快了几分。估摸着孩子该醒了，掐着时间从单位匆匆赶回，却还是晚了一步。

孩子已经从床上滚落，爬到了门口，小脸涨得通红，远远见到妈妈身影，小小的她犹如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，伸出小手向前抓着，用早已哭哑的嗓子呢喃着：“妈妈，妈妈。”女人心如刀割，抱起孩子的她就这样坐在棚屋门口嚎啕大哭起来。

棚屋是他们一家三口的安身立命之所。不到20平方米的地方，被硬生生隔出做饭和就寝两个空间。由于地势低洼，每年汛期，雨水倒灌进屋子，总会搞得家里一片狼藉，更别说夏天热得像火炉，冬天冷得像冰窖子了。

丈夫身强力壮也颇有才气，却因年轻气盛，不知责任为何物，度过恋爱的甜蜜期，面对生活的一地鸡毛，选择在酒精和牌桌的刺激中逃避。也因此，女儿的出生成了彼时女人生活中唯一的光。抱着孩子走过桥边，多少次，她都敢就这么一下子跳下去，结束一切，只是每次望着怀中那粉嘟嘟、天真无邪的女娃娃，她都狠不下心。可今天，见到孩子这般可怜的模样，心里的痛、自责、懊悔让她再也支撑不住，崩溃大哭。

与丈夫的婚姻本就不被双方父母认可，两人半私奔地组建了小家庭，无颜回去见自己的父母，婆家更是因生的是女娃，对他们一家不闻不问。泪眼中，望向怀里的孩子，女人迷茫无助，不知何去何从……

生活吵吵闹闹，日子跌跌撞撞。或许是因为孩子，或许是始终心存不甘，女人硬着头皮，拖拽着这辆本已陷入泥沼、勉强称之为“家庭”的车前行，倒也唤起了丈夫作为男人的自尊心和父亲的责

任心，他选择下海经商，正经赚钱养家。而女人的父母，也终是心疼女儿，嘴上不说，家里家外却帮衬了很多，比如从棚户区搬到了职工小楼，比如女孩无忧无虑的童年，几乎都在外婆家度过。而没有给过女人和女孩任何温暖的“奶奶”，真的，只是个熟悉的陌生人罢了……

鞭炮声稀稀拉拉响起在村前村后，又是新的一年。女孩长到七八岁了，扎着可爱的羊角辫，穿着喜庆的大红袄，坐在爸爸的幸福摩托车后座，家里条件好起来了，身后堆成小山的礼物硌得她很不舒服，但乡下的一切如此新奇。她睁大眼睛看着沿路的风景，早忘了其他。

这个地方是奶奶家，只是父母带她回来的次数屈指可数，尤其是妈妈，总是很忙，不跟着一起。小小的她似懂非懂，但今天拜年，说句吉利话，能有糖吃、有红包拿总是开心的。

一年难见几回的奶奶，虽不觉亲厚，女孩也礼貌地向她问好，可奶奶只淡淡地答应了一声便转身回屋了。开席前，玩得正欢的堂哥们被奶奶叫走，而后没多久，就见他俩一人揣了一个大红包，喜滋滋地回来了。女孩羡慕地看着、盼着，可直到散席离开，也没能等来长辈的祝福和红包。回到家，父母因为这件事又大吵了一架。女孩惊恐地望着父母，委屈、害怕如潮水般包裹着她，她不禁又一次痛恨起自己是个女孩。

下一个场景。家门口，女孩拿着手里的成绩单，惴惴不安，犹豫着不敢进门。期末考试没有考好，落到了班级第十名，母亲的教诲在脑中不停盘旋。

“沁芝，你要给爸妈争口气，女孩子怎么了，不会比家族里任何一个男孩子差。”“沁芝，书读得好是可以改变命运的，妈妈没能完成的大学梦希望你圆了它。”“沁芝，女孩子要自强独立，任何人都没法给你永远的依靠，凡事只能靠自己。”“沁芝，你要……”

泪水夺眶而出，模糊了女孩的双眼。

母亲疼爱她、寄厚望于她。因为她是个女孩，母亲在家族多受委屈，为了培养她，母亲放弃了自己的事业、爱好、社交，一颗心全都扑在她身上。对于女孩，最让她开心的事，不是有糖吃、有新衣穿，而是捧回奖状、拿回

奖杯时，见到母亲脸上那满满的自豪和骄傲；最让她难过的事，也不是生病头疼脑热，而是成绩下滑、比赛失利，瞥见母亲转身时眼底那抹深深的担忧和失望。

母亲的牺牲虽不是她主动要求，却总让她觉得，但凡做了让母亲失望的事那都是大不孝、是十恶不赦的事，要争气、要靠自己、要往前冲，就这样背负着沉沉的母爱前行，女孩一走就走了整个青春。

是青春期的叛逆，也是自我意识的初步觉醒，高考填报志愿前的一天，女孩赌气似的想离母亲远一些，再远一些，想逃离母亲的掌控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中国传媒大学、北京外国语大学，想做传媒人，想当外交官，一想到可以背起行囊，奔赴理想和远方，女孩充满兴奋和向往。看着教室黑板上的倒计时，女孩一头扎进题海，每每觉得快要支撑不住时，她都会告诉自己：快了，快了，就快解脱了。

高考结束，女孩没能如愿去北京，不是分数不够，而是母亲压根没有给她选择的权利。“父母在，不远游。”“我们只有你一个女儿，还是留在沪宁线，留在父母身边好。”被迫踏上南京求学之路，被迫选择了自己不喜欢、父母眼里有饭吃的专业，不是不敢违逆，而是不愿他们伤心，又一次逃离失败的女孩，只能将所有的悲伤、委屈、气愤深埋进心里。

一滴泪，从女孩的眼角滑落，亦从我的眼角滑落……

凌晨4:28，我从梦境中醒来，丈夫在身边睡得安然。讽刺的是，梦境里一度想逃离母亲身边的我，此时第一时间想做的，却是告诉母亲我的情况。

第三次化疗结束，写作这些回忆耗费了我许多心神。

罹患癌症，意料之外也意料之中，所谓优秀、要强、完美主义的表象下，不过是仍想为自己争一争、逼一逼自己罢了。曾经暗夜里独自舔舐的伤口，如今暴露在阳光下，竟有种疼痛的畅快。

伤疤祛除不了，那便留着吧，或许在将来的某一天，我也可以在上面绣出一朵永生花来。



故乡的荸荠

□ 田心



北风呼啸，荒野苍茫，枯草凄凄，狂风在光秃秃的树桠上恣意嚣张着。

沟渠的隐匿处，却暗藏生机。一颗颗荸荠隐藏在泥土之中，和大地融为一体。一群放学孩子不畏寒冷，撸起袖子，在冷硬的地里扒荸荠。“哎哟，这个好甜啊……”

荸荠，形如马蹄，故俗称“马蹄”。它又像栗子，长于泥底下，所以又谓“地栗”。明朝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中描述荸荠：“生浅水田中，其苗三四月出土，一茎直上，无枝叶，状如龙须……其根白藕，秋后结颗，大如山楂、栗子，而脐有聚毛，累累下生入泥底。”形象逼真。荸荠既是水果，又是蔬菜。其营养极其丰富，有清热解毒、利尿通便、止咳祛痰、消食除胀等功效。因此，荸荠占有“地下雪梨”之誉。

苏北老家的荸荠，颇具特色。个小匀称别致，色彩鲜亮养眼，紫中透红，肉质洁白，脆甜汁多，清爽可口。记忆中，每年水稻田都会栽种荸荠。一般清明前后育苗，待双季稻收后移栽，冬闲或翌年春刨出。寒风刺骨，阳光灿烂，一群妇女齐刷刷躬身荸荠田里，一边说笑，一边手脚不停地刨荸荠。

眼睁睁地看着一筐筐带泥的荸荠很快锁藏到生产队的大仓库里，堆成小山，惹得一群“小馋猫”垂涎欲滴，望而生叹，恨不能一下子从门缝里钻进去。傍晚，一个小伙伴找来一根长长的竹竿，伸进门缝里，将荸荠一个一个慢慢地挪到门槛边，然后伸手可及。几人将荸荠洗干净，分装在衣袋里，相视一笑，乐颠颠地吃着、跑着。一次，担任队长的父亲回家说，荸荠种被老鼠吃掉那么大的一个洞。母亲说，要么是“大老鼠”吃的。母亲瞄我们一眼说：“吃荸荠种会烂嘴的！”后来，我们再也不敢偷仓库里的荸荠吃了，还担心自己的嘴会烂。

那年月，农村太穷，“水果”一词从未听人说过，荸荠当属农村孩子的美味水果。来年初夏，荸荠田要长水稻。母亲跟着一群妇女，到远处采“二遍荸荠”卖钱，补贴家用。我们放学后路过荸荠田，亦立马跳进水田采荸荠。所谓“采”，亦叫“踩”，就是赤脚端在水田里，凭双脚对荸荠的感知。那个深藏在泥底下的“秘密”，小小圆圆的，滑溜溜的，能感觉荸荠隐隐地戳脚。随后，用手顺着腿伸

到脚底下，将脚底的荸荠抠上来。有时，用脚指头用力拱，也能将荸荠直接夹出水面，那个惬意感就甭提了。但如果运气不好，脚碰到碎玻璃或瓦瓷什么的，还会划破脚、流血。所以，采荸荠要冒一定“危险”的。汪曾祺在《受戒》中写道：“荸荠藏在烂泥里。赤了脚，在凉浸浸滑溜溜的泥里踩着。哎，一个硬疙瘩！伸手下去，红紫红紫的荸荠。”

自采的荸荠可以放心大胆地吃，更可以变着花样吃，吃了决不会“烂嘴”的。但生荸荠吃多了会肚子痛，因为荸荠生长泥下，有细菌与寄生虫，贪吃就会拉肚子。

母亲心灵手巧，她将采回的荸荠洗净，然后号召我们一起动手，选大的荸荠卖钱，一毛五一斤。剩下的小荸荠削皮切片，做成可口的荸荠饼，酥脆甜津，百吃不厌。或用干净的搓衣板，将去皮荸荠搓碎捣烂，加糯米、肥肉、姜葱做成荸荠坨子。这种“上品”每年过年或清明才可吃上一两次。吃得最多的，是大蒜炒荸荠，清清爽爽，杀菌下饭。至今我依然在吃这道菜，不过又加了黑木耳。还有将荸荠煮茶，放几粒糖精充糖，边剥荸荠吃边喝甜茶，既解馋又去火。后来，煮荸荠茶大有讲究，削皮放冰糖煮。还有一种自然风干的荸荠，皮吹干发皱、柔软，轻轻剥去皱皮，吃的都是荸荠精华。

孩时还吃过另一种荸荠，叫野荸荠，个头更小，其形状有点怪怪的，“黑不溜秋、尖嘴猴腮”的样子。但吃起来味道不错，咬一口，嘎嘣脆，肉质厚实，甜汁四溅，咽下去，甜至心。那种荸荠，是母亲很辛苦也很冒险，从田头地尾的河槽里捞回来的。因那时河槽里蛇多，蛇咬人屡见不鲜。

后来，母亲走了，我进了城市，就再也没有吃过老家的荸荠。一日，在楼道间，忽听有人叫嚷：“卖荸荠喽！正宗的学富（我的家乡）荸荠！”心里一阵狂喜，连忙掏钱买了斤回家。可一吃不对劲！先生说得太傻，学富早没人家种荸荠了。但老家那种甜津津、脆生生的荸荠，却永远定格在我记忆深处。

一次去苏州妹妹家，妹夫用老家的荸荠炒虾仁。荸荠和虾仁一起炒，两白辉映，活色生香，荸荠的脆和虾仁的爽，让人吃出了家乡的味道。



《盛开的蝴蝶兰》徐芊卉摄